

让我们说实话

法共总书记谈法共对内对外政策

乔治·马歇著

人民出版社



2 028 3308 7

让 我 们 说 实 话

法共总书记谈法共对内对外政策

乔治·马歇著

程效竹 杨祖功 周又蕙 王大东 译
陈沂 金国华 何林法 曹松豪

王麟进 校



人 民 出 版 社



2 028 3308 7

封面设计：倪天煦

Georges Marchais
PARLONS FRANCHEMENT

Bernard Grasset, Paris, 1977.

根据巴蒙格拉塞出版社 1977 年版译出

让 我 们 说 实 话

法共总书记谈法共对内对外政策

乔治·马歇著

程效竹 杨祖功 周又慧 王大东 译
陈 沂 金国华 何林法 曹松豪 译

王麟进 校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05,000 字
1982 年 3 月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500

书号 3001·1810 定价 0.44 元

(只限国内发行)

出 版 说 明

法国共产党总书记马歇的《让我们说实话》一书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法国议会选举前夕出版的，它实际上是马歇的一份阐述法共对内对外政策的竞选纲领。书中也阐述了法共对中苏两党和对“欧洲共产主义”等问题的看法。

当时马歇在书中对苏联国内的民主、人权等问题也提出了不少批评，并表示不能接受是否“忠于苏联”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的说法。但自一九七九年法共二十三大以来，法共对苏联的态度已有了一些变化，它虽不否认同苏联存在分歧，但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总的说来是积极的”，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与苏共站在一起。

在同我们党关系问题上，书中一面承认我粉碎“四人帮”后在经济、社会方面“作了一些现实主义的纠正”，但仍攻击我对外政策是“为帝国主义效劳”。

此外，本书发表于法共同社会党结成的“左翼联盟”发生分裂后不久，书中对社会党进行了许多批评和指责。一九八一年五月，在法共的支持下，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当选为总统，在同年六月的议会选举中两党又联合取胜，组成议会多数，并就共同施政问题发表了联合声明。兹将该声明作为本书附录，供读者了解法共在新形势下，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态度的一些变化。

目 录

前言	1
1 你们说法国人生活得不好。难道你们没有 夸张吗?	3
2 但是, 马歇先生, 还存在着危机.....	11
3 大家都在谈论变革。而你们共产党人提出 什么样的变革呢?	25
4 你们说: 你们党的政策可用一个词概括: “民主”。这是为什么?	38
5 你为什么如此始终不渝地酷爱民族独立? 难道这不会使法国陷于孤立吗?	57
6 你有时谈到左翼联盟, 有时谈到法兰西人 民联盟。你既把法共称之为工人阶级的 党, 又称之为联合的党, 这岂不是有矛 盾吗?	71
7 今年九月二十二日, 法共、社会党和左翼激 进党人运动关于修订左翼共同纲领的讨 论中断了。左翼向何处去? 这种形势无 损于变革吗?	94

8	共产党的学说同你们向天主教徒提出的联合建议相容吗？	110
9	你们怎样把热爱民族独立同你们的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121
10	自从你们的二十二大之后，大家都说你们变了。如今的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你们要的是什么社会主义？	137
附录	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关于共同施政的联合声明	159

前　　言

法国人，不论他们是我们朋友还是对头（多少自以为是我们对头的人本来可以成为我们的朋友！）都把目光转向共产党。他们有理由把共产党视为国家生活中一支有影响的力量。他们想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以及我们提出了什么建议。他们由于意识到正生活在法国的一个重要时刻，许多事情都可能发生变化，因而更希望了解这些。当然，他们从右翼或左翼那里都听到了许多关于我们的情况。但是，凭着经验，他们认为最好还是取得“第一手资料”，因此就直接向共产党人提出问题。

我了解这些。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国内走了很多地方，从国家的一端走到另一端，举行群众集会，参加辩论，在低租金住宅里、工厂、农场或村庄的广场上与人们进行交谈。此外，我每天要收到数十封来信；如果政治生活中发生什么重要事件，这些信件的数量更是十分可观。

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提出的无数问题中，有些是经常出现的，我算了一下有十个。这是一些大的问题、主要的疑问，涉及到我国的男男女女极其重视的一些方面。他们的政治选择正取决于对这些重大问题所作的答复。

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因为他们所作的选择决定着自己

的前途。因此，他们应该能在完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作出决断。

正是为了向他们提供情况，同时也是为了对正在我国进行的全国大辩论作出贡献，我想从我的许多演讲、报告和文章中那些人们感到零乱的观点和材料出发，来回答这十大问题，这些是人们向我这样一个共产党人所提出的最常见的问题。

这些问题是很合情合理的。

我将按我的习惯坦率地作出回答。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1)

你们说法国人生活得不好。
难道你们没有夸张吗？

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热爱它那无限温暖的天空、它千变万化的景色和肥沃富饶的土地。我们热爱它，因为农民、手工业者、工人、工程师、艺术家和科学家一代一代地用他们的劳动塑造了它的形象，并将他们努力的成果传给我们。

在朗格多克的葡萄园或是诺曼底的牧场上，在坦卡尔维尔桥或协和广场上，在蓬皮杜文化中心或在“比所有圣人和所有国王都更高大的”夏尔特尔大教堂前，谁能对这些法国天才的延续不断和丰富多采的明证无动于衷呢？

法国是一个富饶和高度发达的国家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富饶的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和高度发达的经济力量。它的工人和农民以聪明灵巧而著称；它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为科学和技术进步所作出的贡献在世界上受到重视；它的作家和艺术家受到全世界的仰慕。

我国的男子和妇女因几个世纪来参加争取进步和自由的

伟大斗争，而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尊敬。我国人民给予流亡者和受迫害者一贯的慷慨款待，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是的，我们的祖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不是为平庸和屈从而诞生的。

可是，今天，有人在摧残我们的法国。

本来可以使所有的人在我们今天的土地上生活得很好，但是，在这个将真正使人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的科技革命的年代里，我国的许多劳动者及其家庭却生活在一种不符合时代的贫困之中。

贫困……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每次讲话中以那种贵族的语气来谈到人民时总要提到这个词。他每次都特别重视地“关注”这一问题。真是好样的……！

从舒适的住宅里领导我们国家的人们在打量法国时，只看到几个贫困的“孤岛”和几户苦难的人家。他们谈到一些“未从生产增长中得益的人”、“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未受到优惠的人”。真不知羞耻！

贫困、苦难是普遍现象

一九七六年，在系统地研究了法国全体人民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后，我曾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在法国，今天至少有一千六百万在职或失业的男女劳动者无法满足他们自己及其家庭最起码的需要，即包括吃、穿、住、置备家具、保养身体、使孩子得到最低限度的教育和职业专长以及娱乐休息。而在现代法国的条件下过这般生活，就是生活在

贫困之中。

有人对我们说：“你们太夸张了……”

但是，根据大家一致同意的确定贫困状况的条件所得出的统计数字表明，今天处在这种贫困状况中的法国人达一千七百万。可见，情况正在很快地恶化。

苦难、贫困，这对于成百万家庭来说就意味着各方面的紧缩，包括那些对孩子来说本来是必需的东西。在许多工人家庭里，肉越来越少了，麦琪淋代替了黄油，水果吃得太少——每年却有成千上万吨的水果被销毁。人们最大程度地限制新衣服的购置，不买书籍，放弃看戏，甚至放弃休假。

苦难，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里可耻地表现为低工资。大家来评一评：在一九七七年四月，绝大多数工资收入者的每月所得低于两千五百法郎。

在同一时期里，百分之三十八点五的工人每月净收入不到两千法郎，而百分之十的工资收入者只能得到每月一千四百五十法郎的菲薄工资，也就是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我就不谈整个社会的不平等了，这些不平等已被普遍公认为我们社会的标志。

苦难，表现为失业。它已经影响到一百五十多万男女，其中七十万是不到二十五岁的青年。百分之五十三的失业者领不到任何补贴。这里还只是指全失业。

对人的完全蔑视

后果不仅限于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急剧下降，它已经危及

个人的尊严和健康。人们对失业者的难以容忍的悲惨遭遇是永远说不完的。他们的生活，就是毫无希望地寻找一项靠不住的工作——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就是在职业介绍所门口排长队和低声下气地去求人。就是老缠着你的那种可怕的、难以忍受的被遗弃、无所作为、虚度年华的感觉。这是人力的浪费，对国家是不堪设想的损失！

苦难，就是社会保险、家庭补贴或退休金的汇票晚到而带来的焦虑。

就是开学时一系列的开支，理应引以自豪的时刻却成了使人畏惧的关头。

对于走出校门的青年来说，就是忧虑取代欢乐：“我能找到工作吗？又是怎样的工作呢？”

对于许多老人、许多残废者来说，苦难，就是一天天地混日子。

苦难，就是当人们罄其所有仍无法支付贷款、房租、煤气、电费的收据或苛捐杂税时，对执达员或警官所持的恐惧心理；就是被扣押和被驱逐——这种情况越来越经常发生。

苦难，也是引起如此疲劳、衰竭、忧伤以至人们根本无法“支撑”的劳动条件，在大企业中尤其如此。

法国是世界上每周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在许多情况下，生产速度的加快已经达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使人筋疲力尽的劳动强度是千百万工人每天的现实。

职员、技术人员、甚至一部分工程师也都受到劳动条件恶化的影响。

工人阶级是不平等的首要受害者

然而，受影响最深的是工人，首先是占工人阶级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专业化工人。

他们今天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在工厂里，劳动负荷过重，交货的期限越来越短。除劳动时间拉长、劳动强度加剧外，还要加上恶劣的卫生条件、高温、潮湿、通风不足、噪音、拥挤。长期积累的疲劳持续不断，劳累过度导致筋疲力尽和过早地衰竭。

在某些车间里，每天都有一些工人得了神经官能病或昏厥。工伤事故很多，平均每天有十五名工人因此而死亡。劳动分工过细、不停地重复单一动作使工人变成机器的附件，使他们的活动完全失去意义。

由于缺乏培训的实际条件，工人们被迫将其一生拴在一个束缚住自己手脚的活计上。在我们这个科技空前发展的时代里，成千上万的青年却无法获得他们所渴望的知识和喜爱的职业。他们的前景只是无休止地从事乏人的和毫无意义的单调劳动。

下班离厂后，紧张状态并没有稍微松弛。要去挤超载的极不舒适的公共交通车辆，尤其是妇女们还要拼命赶时间，从企业赶到地铁或公共汽车站，下车后赶到学校或托儿所接孩子，再从那儿赶到商店或回家。由于生活环境的恶化以及噪音和城市污染，家庭也远不是一个可以使人松弛并得到休息的避风港。

这一切之后，还有什么真正的生活呢？在我们党最近组织的一次关于专业化工人状况的听证会上，一位年轻妇女用发自内心的直接呼喊——“要生存”来回答人们的提问：“夫人，一句话，您想要什么？”当时所有的与会者都感到激动，我至今对此记忆犹新。

这个象口号一样响亮的呼声出自一个女工之口绝非偶然。因为妇女特别遭受现行制度所造成社会极端不平等之害。工资不平等：女工的平均工资要比男工低百分之二十八。这样，近三分之二的女工每月要少拿二十万旧法郎。职业不平等：她们只能从事几种职业。就业不平等：求职者中，妇女的人数按比例来说要比男的多得多。在夫妻和家庭地位中，她们还遇到法律上的不平等。

一般来说，数以百万计的工人、职员工作速度更快，劳动条件更差，但与此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却在下降。他们的工资购买力，即这份工资所能提供的财物和服务在减少。根据劳工部的季度调查结果，并以最接近实际的总工会发表的物价指数作为基础，便可看到，按家庭情况的不同，自一九七四年七月以来，工人每月净收入的购买力下降了百分之六至八。对于成千上万的劳动者来说，由于部分失业的原因，工资是在直接地、急剧地减少。这些勤劳的家庭由于收入如此不足而不得不紧缩这项或那项开支以平衡收支。以精打细算勉强维持的平衡是根本不牢靠的，稍遇一点“沉重的打击”，便是一场灾难。

绝大多数法国人生活得不好

在这些面临最大困难的人之外，也绝不是优越和富裕的生活，恰恰相反。

对于广大劳动群众，包括技术员、工程师、干部及一般脑力劳动者来说，在他们今天日益增长的需求和他们实际拥有的物质福利和精神享受的可能性之间已出现一道鸿沟。他们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也在不同程度上恶化。

没有一个劳动人民阶层能得以幸免。

农民的实际收入将连续第四年减少。为了勉强度日，广大农民只得更艰苦、更长久地劳动，而他们大多数人从未得到休息或假期。他们只得推迟必需的房屋修缮，把一切都用于购买土地和机器，债务越来越重，还债成了终日的烦恼。许多人离乡背井：农村人口正在加速外流。

手工业者、小商以及中小企业主越来越喘不过气地受到大银行和工业托拉斯的控制，受到国家的行政和捐税压力。一九七六年倒闭的企业达一万二千家，事态还在迅猛发展。

处理市政建设、住房、学校、公共卫生、文化和体育方面的问题也促使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的恶化和质量的下降。在这些方面，国家以所谓的改革为借口，越来越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它把住房、知识、健康、艺术和娱乐变成了牟取利润的手段并迫使人民接受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它的办法很简单：如果你想让孩子上学，那就付钱！如果你要公路，那就付钱！如果你要治病，那就付钱！只要是百万富翁掌权，你若有钱，就

有一切。否则，你和你的家庭就活倒霉。政府和大老板就是这样在损害社会保险这一工人的伟大斗争成果给工资收入者带来的基本社会利益的。他们要既提高劳动者交纳的会费而同时又降低报销额。这一整套反动的方针导致不平等和不合理现象的加剧，人民的要求越来越得不到满足。

因此，生活的困难今天已不仅仅沉重地打击着工人阶级——它是国家财富的主要生产者、但却受害最深，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个范畴，打击着广大法国人。的确，我国的绝大多数男子、妇女和青年都生活得不好。

这种状况是我们所要改变的。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要消灭贫困和拮据，我们要保障生存的安全，我们要促进社会公道，我们要发展使社会和国家得益，而不是以利润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

一句话，我们要改变生活。

(2)

但是，马歇先生，还存在着危机……

是的，确有危机。

国民经济在衰退。我国百分之二十的生产能力没有使用，四分之一的工业已受外国资本的控制，外债状况在恶化。国内有的地区过度发展，有的地区则毫无生气，它们被剥夺了民主权利。出生率在下降。国家的恶劣境况在各个领域都造成了严重影响。过去作为自由的明灯的法国，今天的民主正在逐渐减少以至化为乌有。它的主权被一块一块地侵蚀。今天，我国农民的命运是在布鲁塞尔决定的，我国货币的命运则在华盛顿裁决。说法国正处在危机之中，这在今天已是明显的事。国家领导人在长期否认危机的存在后，现在把这场危机作为一种挡箭牌，为他们的紧缩政策、物价上涨、失业及社会设施不足进行辩解。

但这是什么危机？它是怎样产生的呢？

以石油为借口

据右翼人士（以及非共产党的左翼政党）说，危机的原因